

是张爱玲迷,样子像旧照里的张爱玲,一九五四年宋淇夫人带到北角英皇道照的那张。鸳蝴小说读遍了,清末民初旧文人那些随笔札记也熟悉。陈定山《春申旧闻》她喜欢。蒋箸超她说也好看,先读《古今小说评林》,记得是跟张翼飞合写的,再读《听雨楼随笔》,她说写得极好。蒋箸超是南社社友,绍兴人,字子旌,号抱玄,室名听雨楼,辛亥革命在《民权报》编副刊,一九一四年主编《民权素》月刊。六十年代我父亲来香港玩,南宫搏要他写“观灯海楼”横匾,过两天又替一位朋友求写扇页,讲明要八分字写蒋箸超几句笔记:“庭广则爽,冬累于风。树密则幽,夏累于蝉。水近可以涤砚,蚊集中宵。屋小可以御寒,客窘炎午”。南宫搏说寥寥三十六字不输《陋室铭》,比《陋室铭》多了四分风趣。我小时候在父亲书房里读过蒋箸超的《听雨楼随笔》,一边读故事一边学造句。那天她说这样老的书如今找不到了,图书馆里也没有:“书里好像写了海上名妓李苹香”,她说。“我喜欢苹字,投稿笔名叫秦苹!”李苹香暗恋过少年章士钊章行严,写诗送行严云:“香消宝鼎春宵永,月满中庭夜色寒。酒后愁怀难自遣,花前相见强为欢”。章行严后来去英伦留学,苹香嫁给行严的朋友,不久病亡,郑逸梅说行严尽管不能公然悼亡,心中惨怛自是难免。秦苹一九九七年移民英国,先住伦敦,再迁苏格兰,每次回香港都住我家附近女青年会旅馆,周末要我带她逛书店,逛古玩街,吃小吃。还喜欢来我家替我整理文玩字画,说我不分类不登记东一堆西一堆迟早追不出头绪。几十年的集藏从来杂乱,都是些小东西,买回来找书查数据要花好几天,手抄笔记纸片零零碎碎写文章引用过了也都散掉了,纸片有些塞进锦盒里,有些夹在笔记簿,日久翻找很费劲,很费神,也很有趣。晚辈庞荔替我整理过一大半,过些年月新宠旧爱夹杂在一起,又乱了,索性放手不理,横竖都在一处蜗居里,丢不了。扇子故事多,当年不贵,清末民初小名家见一柄爱一柄,藏品渐多,眼界渐高,前后分批处理好几堆,十柄换一柄大名家是常事,如今只留着十来柄真爱陪我老去,秦苹说是“执手西风叹落晖”,清人吴伟业《别维夏》里一句诗。秦苹二〇〇五年还来过一

赤橙黄绿青蓝紫。颜色,可以按此排列成一个圆圈,色彩学上称之为色环。紫色的后面似与红色连接起来(但按光波的波长来说,这其中红光的波长最长,紫光的波长最短,两者不可能连接,只视觉上好像构成了一个圆环)。

数年前,我在上建筑美学课时曾说,红色与紫色在视觉上可以连接起来,构成“色环”。近来由于写书查资料,无意中见到“红得发紫”的意义,才知道它的本意与中国古代官服的颜色有关,称“品色衣”。

“品色衣”成为着衣人的官品大小的标志。这种制度起于北周,后来越来越讲究。到了唐朝,官品分为九品,三品以上的高官穿的官服是紫色的,四品的官服为深红色,五品为浅红色,六品为深绿色,七品浅绿,八品深蓝,九品则为浅蓝。无官的平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它没有说,我估计可能是没有颜色的黑、白、灰之类,亦未可知。

那些穿紫衣的大官,可以随便出入朝廷。如果穿深红色官服的人升官了,便可以穿上紫色的官服,则称之为“红得发紫”。



次香港就不来了。起初年年圣诞总是电话贺节,跟英国男朋友住一起了,二〇〇九年还要我补寄我的三种文集给她。二〇一一年年底验出重病,名医医了大半年,很想回来看中医。我等她来她没来。上个月打电话她男朋友说又住院了。我惦念她,让李依替我设法从伦敦订了花篮送去格拉斯哥医院。三星期过去,前几天她男朋友来电话说秦苹不在了。“池塘水绿风微暖。记得玉真初见面。重头歌韵响琤琮。入破舞腰红乱旋。玉钩阑下香阶畔。醉后不知斜日晚。当时共我赏花人。点检如今无一半。”秦苹喜欢晏殊这首《木兰花》词,几十年前几次要我替她写在朵云轩花笺上我没写,嫌凄苦,不吉利,她听了也就不再催我了。六十年代我刚来香港找不到称心工作,在中环一家银行和一家洋行接些翻译回家做,稿

怀秦苹

董 桥

酬体面,不用坐班,秦苹在那家洋行做事,处处照顾我,我们成了朋友。她向来婉约,为人诚恳,英文极佳,中文更好,祖籍宁波,交往一年多才知道那家洋行她父亲是大股东,身体不好不常出门,派了秦苹在行里代他照应。大小姐能干,对付公事头头是道,工余看书写作不懈,拜师学书法,学国画,我跟几位南来学人作家交往她爱跟着去,咖啡座上坐在一旁静静聆听前辈谈天高兴极了:谈胡适之她回家谈胡适之,谈蒋梦麟她回家读蒋梦麟,谈梁实秋她回家读梁实秋,谈陈西滢她回家读陈西滢。有一回散发生先生谈起王云五的出版事业,秦苹花几个月时光走遍旧书店找到王云五编印的一大堆书,一本一本读。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她好几遍找齐了,战前战后的都有,一本本薄薄的翻读方便。秦苹家英文藏书多得惊人,大半是她父亲的旧藏,小半是她从小收集的,传记最多,小说居次,再下来是十八、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家文集。秦苹说她父亲早年沉迷赫胥黎家族的著述,祖孙三代生物学、人类学、工程学、物理学、文学、艺术各科各门的书都有,全是初版本毛边本签名本:“我只读了小赫胥黎的《勇敢新世界》”,她说,“长大了回想,没什么了不得!”汤新楣先生问秦苹英文练得那么好读些什么书?秦苹半说笑说

她读遍十九世纪英国《金瓶梅》。七十年代我迁居英伦不久秦苹结婚了,跟先生一起到美国深造。八十年代我回香港没几年秦苹一个人回来,一见面一朵微笑一个拥抱说:“离了,自由身了!”她父亲下世多年,她住回老家陪母亲过日子,人比从前开朗也比从前漂亮,少了张爱玲的矜忍多了周炼霞的靡曼。那几年她真喜欢周炼霞的工笔画和小行楷,收了好几件精美小品。她说她很想像练成周炼霞那一手小字,悟性弱,腕力弱,学了好几年只学到皮毛,幸亏书法家清道人李梅庵说:“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,而其书自有书卷气。故书以气味为第一,不然但成手技,不足贵也!”有了这番话壮胆,她说不妨乱写。到底是旧派家庭教育出来的闺秀,秦苹满心琴棋书画,谈得来的朋友聊天书堆里的知识随口应对,连原句都背得出来。她母亲老伴不在了,老想让女儿带她去伦敦老伴留下的房子终老,一九九七年早春她们真的走了。我们几个熟朋友给秦苹饯行,散了席她送我一本《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》,一九七〇年美国初版本,扉页上英文题了“我最喜欢的老书送给我最喜欢的老友”。秦苹病危那段日子我给加州旧书商朋友大维·布拉斯的电邮说起这本书,问他有没有当代书籍装帧家装帧过。大维回电邮说替我留意,还说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其实是他家上辈人开的旧书店,荷琳·汉芙这本书算是他家族史的一个章节。大维说他的曾祖父一八七六年开了一家约瑟夫旧书店。曾祖父一九三〇年去世,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大儿子是大维的祖父,和弟弟继承查令十字路四十八号老店。曾祖父的女儿女婿用老父亲分给他们的钱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了 Marks& Co.旧书店,那是汉芙书里写的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旧书店了。书店经理佛朗克是个大好人,跟汉芙通信替汉芙找旧书细心极了,大维年轻的时候跟他很熟,一九六八年猝逝。我把大维的电邮传给秦苹看,她男朋友说秦苹高兴极了,说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原来还有后人,还在加州开旧书店。那天晚上她在病榻上重看电影版影碟,一边看一边哭,演佛朗克和演汉芙的演员演得太好了。大维说他也认识汉芙,一九九七年去世了。忽然想起秦苹爱读纳兰性德,书房里长年挂着书法老师行楷纳兰《秋夜》诗:“苹风凉晕初弦月,草露秋归满院虫”。苹风是飘过苹草的风,是微风。

读《薄名》诗有感,次韵奉和陈鹏举君近诗两首

陈思和

薄名难得上层楼,梦里吟诗十载休。天下文章应有迹,英雄歧路返从头。美人心曲晨中雾,过客炎凉海上舟。河岳清辉听故事,西阳无限照全收。

次韵《也知》诗

也知岁岁流花筵,杯酒酣眠一万年。头顶雪霜浑似梦,杯中糟谷化如莲。将军离座尚能饭?玉匠藏名不扰钱。昨夜惊魂难睡寐,好诗压得叶船扁。

来到瓜洲渡口,正是芦花萧瑟的时节。王安石那首名诗镌刻立在江岸。只是此时,我们没有见到那绿遍两岸的无边春色。秋深了,风是硬的,需要用厚衣来挡住那强劲的江风,眼前的江水有点凝滞,沉重得流不动,是“载不动许多愁”的样子。

从这里遥望隔岸的京口,也是苍茫的一片。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,这一水间,却是空阔的无涯;“钟山只隔数重山”,在眼前,山影都化成天边那灰色的云

是什么吸引了艺术爱好者遍寻欧洲印象派的印迹?我也曾特意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驾车遥望塞尚的“圣维克多山”,还循着梵高的画作寻觅他的“断桥”、“晚间咖啡吧”等世界名作之源地。印象派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热潮依旧澎湃,足见其难以抵挡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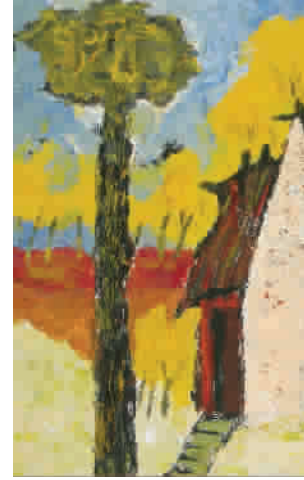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梵高故居,我很诧异在小屋被火毁掉后,

来到瓜洲渡口,正是芦花萧瑟的时节。王安石那首名诗镌刻立在江岸。只是此时,我们没有见到那绿遍两岸的无边春色。秋深了,风是硬的,需要用厚衣来挡住那强劲的江风,眼前的江水有点凝滞,沉重得流不动,是“载不动许多愁”的样子。

从这里遥望隔岸的京口,也是苍茫的一片。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,这一水间,却是空阔的无涯;“钟山只隔数重山”,在眼前,山影都化成天边那灰色的云

是什么吸引了艺术爱好者遍寻欧洲印象派的印迹?我也曾特意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驾车遥望塞尚的“圣维克多山”,还循着梵高的画作寻觅他的“断桥”、“晚间咖啡吧”等世界名作之源地。印象派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热潮依旧澎湃,足见其难以抵挡的魅力。

来到梵高故居,我很诧异在小屋被火毁掉后,



渐渐地,大家都知道,她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无论何时何地,她发生了什么事,朋友总是关注着,或支持,或鼓励。她高兴时,朋友哈哈大笑着,毫不犹豫地来分享;她忧伤流泪时,朋友及时地传递最深切的关怀,递水递蛋糕,说说最合适的贴心话。

根据种种迹象,是男朋友无疑,否则不会那么密切。大家为她高兴,她终于有了男朋友,她也应该有个男朋友了。

但后来,大家又推翻了这个结论。因为有一次,她发表了对一个热点事件的看法,一向温和有加、善解人意的这位朋友,居然完全站在对立面,当众狠狠地驳斥了她。

她反诘。朋友坚持己见,话说得有点狠。她也不买账,引经据典地摆出道理。朋友居然态度有些讥讽,明显是过分了。平时孤傲的她,竟然落了下风。这哪像朋友啊,更别说恋人了。

有人看不过去,就出来帮她说话,有人当和事佬,劝她别当回事,有人要那位朋友道歉,毕竟,不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子嘛。朋友出来道歉了,又恢复了当初

渐渐地,大家都知道,她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无论何时何地,她发生了什么事,朋友总是关注着,或支持,或鼓励。她高兴时,朋友哈哈大笑着,毫不犹豫地来分享;她忧伤流泪时,朋友及时地传递最深切的关怀,递水递蛋糕,说说最合适的贴心话。

根据种种迹象,是男朋友无疑,否则不会那么密切。大家为她高兴,她终于有了男朋友,她也应该有个男朋友了。

但后来,大家又推翻了这个结论。因为有一次,她发表了对一个热点事件的看法,一向温和有加、善解人意的这位朋友,居然完全站在对立面,当众狠狠地驳斥了她。

她反诘。朋友坚持己见,话说得有点狠。她也不买账,引经据典地摆出道理。朋友居然态度有些讥讽,明显是过分了。平时孤傲的她,竟然落了下风。这哪像朋友啊,更别说恋人了。

有人看不过去,就出来帮她说话,有人当和事佬,劝她别当回事,有人要那位朋友道歉,毕竟,不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子嘛。朋友出来道歉了,又恢复了当初

瓜洲古渡口

——题长江之四

谢 冕

无疑的,他是把辽阔的长江两岸拉近了。对比之下,倒是唐人的句子更能引发此时的思绪。“潮落夜江斜月里,二三星火是瓜洲”。想象中此际夜潮轻轻拍岸,江水微漾,那黑黝黝涌动的江面上,镰也似的一钩弯月,斜斜地倚在天边。从对岸望过来,夜色中此时的瓜洲,只有梦也似的二三星火在闪烁。夜色空濛,长江入梦。

2012年7月21日于昌平北七家

印迹

黄伟明 文/图

线索,能让他的追随者们在一砖一瓦里感受到些许“梵高精神”呢!幸好当地的风貌保存得相当完好统一,我因着当地环境的缩写,复原出普罗旺斯阿尔奥维斯小镇的纯真质朴,以“印象”还印象吧,想来梵高的小屋也是如此的。



像泥土一样生长」之二十·沉醉奥维斯 (油画)30x40cm

渐渐地,大家都知道,她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无论何时何地,她发生了什么事,朋友总是关注着,或支持,或鼓励。她高兴时,朋友哈哈大笑着,毫不犹豫地来分享;她忧伤流泪时,朋友及时地传递最深切的关怀,递水递蛋糕,说说最合适的贴心话。

根据种种迹象,是男朋友无疑,否则不会那么密切。大家为她高兴,她终于有了男朋友,她也应该有个男朋友了。

但后来,大家又推翻了这个结论。因为有一次,她发表了对一个热点事件的看法,一向温和有加、善解人意的这位朋友,居然完全站在对立面,当众狠狠地驳斥了她。

她反诘。朋友坚持己见,话说得有点狠。她也不买账,引经据典地摆出道理。朋友居然态度有些讥讽,明显是过分了。平时孤傲的她,竟然落了下风。这哪像朋友啊,更别说恋人了。

有人看不过去,就出来帮她说话,有人当和事佬,劝她别当回事,有人要那位朋友道歉,毕竟,不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子嘛。朋友出来道歉了,又恢复了当初

形影不离的朋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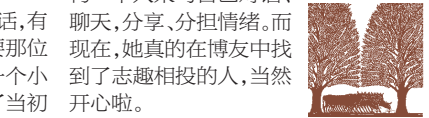
莫小米

后来得她时不时发些小议论,精辟、有趣,引来很多人加入,她那位朋友,也在其中,让大家高兴的是,依然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本来她在公司,就属于学历高,工作能力强的,只是喜欢独来独往,有点孤僻。现在她性情随和了许多,工作上的配合都顺畅起来。大家说,有了男朋友,就是不一样啊。

可是有一段时间,大家发现,她的男朋友越来越少露面了,十天半月不见人影,她却依然开开心心,并不沮丧。这个事情不对啊。

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个形影不离的“朋友”,就是她自己。上述一切,都发生于微博上。当初突发奇想注册两个名字,她的初衷,只是想虚构一个人来与自己对话、聊天,分享、分担情绪。而现在,她真的在微博中找到志趣相投的人,当然开心啦。



别人都说我俩都是山东人,有点像,但我看,我们俩除了个子高,就没其他的地方像了。他的技术和能力都超过我了,我也希望张成龙能在后面有更好的发挥,能够在单项上有所突破,为山东体操实现奥运会单项金牌突破。

后面体操队还有好几个争金点,陈一冰的吊环,邹凯的单杠、自由操,张成龙的单杠,冯喆的双杠,我也希望他们能发挥出团体决赛的士气,多拿金牌,为中国体操创造更大的荣耀。

明 请 读 一 篇 《中国水军的成熟姿态》。

